

東萊博議

卷二

東萊左氏

一本

博議二十五卷

附虛字注釋

光緒丁酉孟秋之月
婦葉山房重校三本

婦葉山房
督造書籍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
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
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存其筆端
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
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寅禡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
嫺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
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人
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
覲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
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

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
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逢掖以爲
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或侮而譙
一語問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
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詵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
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乾道五年
九月初四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重刻東萊博議例言

一博議原本爲篇百六十有八今世通行本僅載八十
六篇讀者每以未窺全豹爲憾且刪節字句改題篇
目殊失廬山真面今悉照宋刻登載標目序次一字
不易以復舊觀

一博議在當時傳鈔者衆輾轉沿訛故雖宋元舊本誤
字甚夥今參合明本元本文瀾閣本及平湖胡氏
所藏宋槧本悉心讎校無慮數過第各本訛謬錯見
不能定從一本欲分載異同於逐句之下又苦文繁
礙于循覽且博議非周秦古書之比字句得失按文

義而可知故今參校諸本舍短從長衷於一是不復分注以便觀覽其有字義可疑而各本皆同無從質正如苟惟不然惟疑作爲盜殺汲壽篇末疑脫誤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臆爲竄改以貽壯月牡丹之誚

一宋人避諱如桓作威徵作證貞作正匡作康之類今悉改正

一宋本于篇目下詳載左氏傳文今以文繁且左傳在今日人人習誦不須贅列惟標注某公某年以便稽考

一宋本于每篇徵引史事略爲注釋意在省讀者檢閱

之煩然遺漏甚多且篇中所引皆正史中焯然顯著之事非他僻書可比似無庸注釋且如引用論孟事句亦爲注出處而隱文僻句如錫而失水蚊蚋撲緣出莊子藩拔級夷出昌黎徐偃王廟碑之類反略而不釋蓋博議在宋時爲經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廣坊肆間陋者謬加訓釋名爲詳註用以標異投時非呂氏之舊故悉汰之

一宋本于篇目下用黑文白字標挈主意如首篇論機心次篇論天理三篇論名分之類今按博議文筆奇幻往往意終語竭另闢異境烏能以一二字括其一

篇之命意乎蓋亦陋者所施以爲揣摩勦襲之地以
其無關本要故亦從刪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臣等謹案東萊左氏博議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

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

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
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
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
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
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
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
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
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
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
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

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
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乾
隆五十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This image shows a single, heavily degraded page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is dark, mottled, and covered in numerous stains, including a prominent dark, curved mark near the top center. Faint vertical lines are visible, indicating the original layout of the text in column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one of extreme age and poor preservation.

東萊先生傳略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

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

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

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攷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
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華
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